

基層教師對課程設計的回顧與展望

邱玉萍

花蓮市中華國小教師

摘要

九年一貫課程的教改議程中，雖然提出以能力為導向的課程設計規準。但是，「知識淺化」的議題一直成為大家所關心的教育問題之一，在快樂學習的情況中，孩子們的身上到底獲得什麼樣的改變呢？同時，在這次課程改革的歷程中，教師被賦予無限的權力想像空間。課程權力下放後，教師可以藉由課程設計的歷程，達到增能的效果。而國內外的研究多發現教育改革的成敗與否，取決於教師是否能對自我角色覺醒。但是，對於這樣重大的期待，經過九年一貫課程正式洗禮的前後，教師們又如何看待它呢？本文將從教師增能與孩子改變的觀點，呈現並反省檢討九年一貫課程中課程設計的問題與現象。最後探討課程改革的意義與教師應有的角色定位。

關鍵詞：教育改革、課程設計、九年一貫課程、行動研究、教師團隊

壹、前言

二十世紀的西方思想中，一種靜悄悄但有時又不全然의思想和觀念革命開始了。「後現代」，這個目前當紅的名詞，而他的基本特點是，不必是線性的，統一的，可測量的，以及可確定的，有機變化的模式是透過相互作用、不平衡和平衡而達成演化和發展的模式。系統是自我組織的，在端流、耗散甚至渾屯的環境中具有轉變的能力。他為目前新社會科學以及教育研究與學術領域提供了一種類似的關於社會實在的觀點（William E Doll，1999，王紅宇譯）。而在現代主義時對教育目的準

則是建立在一種確定的主觀的基礎上，即主體具有自我指導、自我控制的潛力。這樣現代主義的目的就是使學生成為某種類型的主體。但是後現代是宏揚和允許多元差異的，並認為只有在差異中，承認差異，才是與世界和人類的天性相符的（張文軍，1998）。

在邁向新世紀之際，世界各國不遺餘力的推動教育改革，台灣亦不外於這股風潮之中。在諸多教改政策中，最受矚目之一，即是九年一貫課程的推行。而九年一貫課程亦是受到後現代的教育觀所影響，強調課程不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系統，而是一個隨著時代不斷變動修正的知識追尋歷程。教育部於 1998 年公佈的「國民教育階段課程綱要」中明確揭示十項基本能力，並提出七大學習領域為內容，強調新課程的理念在「培養學生具備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拋掉背不動的書包與學習繁複的知識教材」（陳伯璋，1999）。

而九年一貫課程的教改議程中，雖然提出以能力為導向的課程設計規準。但是，「知識淺化」的議題一直成為大家所關心的教育問題之一，在快樂學習的情況中，孩子們的身上到底獲得什麼樣的改變呢？同時，在這次課程改革的歷程中，教師被賦予無限的權力想像空間。因為在後現代的時代裡，教師不只是教學者，更是研究者、課程設計者（歐用生，1999）。課程權力下放後，教師可以藉由課程設計的歷程，達到增能的效果。而國內外的研究多發現教育改革的成敗與否，取決於教師是否能對自我角色覺醒。但是，對於這樣重大的期待，經過九年一貫課程正式洗禮的前後，教師們又如何看待它呢？本文將從教師增能與孩子改變的觀點，呈現並反省檢討九年一貫課程中課程設計的問題與現象。最後探討課程改革的意義與教師應有的角色定位。

貳、教室內新課程改革前後的現象

為了瞭解九年一貫課程前後教師對於課程設計的觀感與影響，先來看看以下三個場景：

場景一：民國八十九年夏天，學期正要結束。學校內的教師都正在忙著孩子期末成績的計算，但是小平老師的心思卻沒放在成績單上。因為小平老師答應這群二年級的孩子們，為他們籌畫一個「畢業表演會」。這是小平老師班上這學期主題「尊重」的綜合活動，不同於往常的綜合活動，孩子們和小平老師都特別的賣力準備。因為小平老師知道，這是班上最後一次的老師和孩子們一起共同參與了。別班都埋頭苦幹的複習考卷，班上的孩子卻這一頭寫完複習卷，另一頭就或者忙著幫自己「生命中的許願樹」挖土澆水，要不然就是製作自己即將上臺表演的用具、彩排著自己的表演。對於這樣兩頭燒的情形大部分的孩子與家長都甘之如飴，因為小平老師班上的名言是「會唸書，也要會玩」。這樣的景象，常常讓別班的老師們覺得「很奇特」。其他同年段的教師就試著搭配著小平老師的活動，從注音符號闖關、聖誕節跳蚤市場等活動中，其他老師看到小孩子滿臉愉快的笑容，讓老師們覺得這對孩子是很有幫助的。而也經由這個教師團隊一個學期的教學驗證，已經吸引些許老師的注意，主動的前來詢問實際進行的方式。團隊內的老師會將上學期的教學檔案或課程

計畫，詳細的告知，校內的非正式經驗分享，讓團隊內的老師嚐到成長的喜悅。

場景二：民國九十年，課程發展進入到第二年，開始產生奇妙的變化，雖然小平老師的教師團隊從一種窮於應付各種挑戰的狀態中脫離出來，轉化為一個積極掌握周圍情勢的主導者。在一開學之際，紅老師便詢問小平老師是否要繼續實施，小平老師請紅老師詢問其他老師的意見。大家都肯定第一年的課程發展，讓自己的專業獲得成長，但是問到是否要繼續這樣的課程發展工作時，所獲得的答案出人意料是「先休息一下吧！」。第一年的課程發展實在是太累了，甚至團隊中有一位老師，還因此舊疾復發，進了醫院修養了一陣子。而橙、黃、藍老師因為擔任學校組長的工作，龐大的行政工作，讓她們無法兼顧。而紅老師則因為覺得需要有人帶領著進行，如果是自己單獨規劃課程，她並沒有信心可以完成。在這樣疲憊的狀況下，實在不適合繼續進行統整課程發展。於是團隊內決議開放課程進行的模式，每個人依照自己的狀況決定班級上課的方式。而此時開學的校務會議上，新任的教務主任有了新的課程設計規劃。他希望每個年段都可以規劃出該年段的教學主題，並做成書面課程設計，在學期中與學期末的週三下午教師進修的時間作課程實施成果發表。另外，學校也希望老師們能規劃出各班的網頁，將課程發展結果放到網頁上。而學校也因為九年一貫課程正式進行，學生學習領域與學習時數必須重新計算，而要求老師要不斷的開會討論。雖然團隊已有規劃課程設計的經驗，但是前面所敘述的一些問題，包括網頁的製作、不斷的全校開會討論、發表時書面資料的準備等等，這些都讓老師們感到困擾。與行政部門考量的歧異點，影響了老師進行課程發展的意願。行政人員的強力主導確實提高了教師參與的意願，但是這個意願到底是朝向正面發展，或者是一個負面的感受，取決於學校是否給予教師充分的資源與配合。而另一個影響團隊發展課程意願的問題是學校本位課程目標不清，學校行政雖然很清楚教師們需要繳交哪些資料，以方便教育局來查驗，但是教師們在設計課程時到底要遵循哪個目標，以方便孩子學習的銜接。這也讓老師們傷透了腦筋。課程進行到第二年，雖然家長們大部分都已經比較習慣團隊的教學模式，但是老師們卻開始反思社經背景所帶來的學習落差的問題。老師們發現這樣的學習方式會不會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情況越來越嚴重呢？這讓老師們對於課程改革是否有同時兼顧到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產生疑問。很多家長抱怨學習單的數量過多，而小平老師也覺得學習單對於社經背景低的孩子是一個沈重的壓力，他們無法獨力完成。橙老師認為社經背景好的孩子，其中有些家長還幫忙孩子完成學習單。喪失學習單原來的意義。但是有關於後續的評量與聯考問題的不確定，也讓團隊老師們不清楚到底要如何規劃自己的教學目標。因此雖然學校內，活動越來越多，越來越熱鬧，但是團隊老師們心中越來不安。

場景三：民國九十一年，學校課程議題公投確定為環境探索後，教師們不必再擔心未來學校課程目標走向不清，同時也不必再每天集會討論，讓老師們多了很多時間可以針對班上環境探索議題上，進行設計與修正相關課程計畫。也了解如何規劃孩子一系列的學習，以方便銜接上的順利。但卻發現這才是另一個災難的來臨，課程計畫應是願景-目標-課程-能力指標-教材-教學-評量之間的緊密連結。但由於每

個年段教師的想法不同，解讀不同，因此對於願景落實到各年段的目標也不相同。原本覺得應該會上下銜接並更緊密的課程設計，卻發現由於不同年段想法的差異，確越顯得鬆散。又因為老師們必須輪調到不同年段教學的緣故。對於拿到的已完成課程設計，團隊內的教師不是勉強執行但多有抱怨。要不然就是不曉得如何運作課程，呈現半放棄狀況。等到學校要檢核，再找幾個程度佳的學生趕緊完成。這樣的情形，讓老師不清楚「明天的本位課程要上什麼才好呢？」學生也不瞭解，到底「學校本位課程」到底學了什麼？跟自己的關係在哪呢？又因為小平老師接了學校外的計畫，黃老師在唸研究所，不同的想法讓整體的課程設計更顯得難以整合。而難以整合的情況，讓大家漸漸懷念起從前不需討論的分科課程，而分科結構的力量也慢慢的復甦。

參、對於課程設計的反省與解析

統整課程是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主要特色之一，而改革是否落實，端視教師能否轉換課程典範，並且具備統整課程設計的能力而定。但是多學科的主題統整取得了霸權的地位，封閉了其他模式的思考，而且概念無限制的擴大，實施主題統整，就是在做學校本位課程發展，就是在實施九年一貫，就是在推行課程改革（歐用生，2002）。

在本文案例中的教師團隊，於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前，對於課程設計方向即是朝向多學科模式的主題統整，因此冬至到了，就大家一起搓湯圓；聖誕節到了，就一起穿上聖誕老公公的服裝，到處去報佳音。教師與孩子沈溺於嘉年華會的歡樂氣氛和大賣場式的聲光刺激當中，誤以為快樂學習經驗就是改革，就是成功的課程設計。教師們將評量的標準放在學生學得高興不高興，將快樂限於表面聲光的視覺刺激，孩子們的表面短暫笑容和媒體閃光燈的誘惑讓教師們也間接得到了增能的感受。教師們沒有警覺：大賣場式的市場邏輯強調將多元的、編織過的文化產品放在學生的手上，學生就以非常膚淺的方式消費這些產品。這種方式忽視了全球現實的複雜性和緊張，只提供更多的產品給消費者，讓他們以簡單的、沒有生產性的方式來消費（McCarthy，2000，轉摘於歐用生，民91）。

統整課程不僅是重新安排學習計畫而已，它是進步主義的教育哲學的一部份，也是一種課程設計理論，有其特定的知識觀，尤其要透過課程設計的統整，加強經驗、知識、社會的統整（Beane，1997）。而前面提到，在第二階段正式實施時，本文中的教師團隊雖然轉變了以往教學的方式，但是多只是停留在調整學習課程的順序，而本身的教育哲學觀並無法一時改變，當課程設計內的學生成就定義（表面的快樂學習）與社會中的學習成就定義不同時，教師們便開始混淆自身的決定。特別是當孩子們的學習表現並沒有因為自己的課程設計而呈現內化的自動化學習與探索時，教師們也開始質疑課程設計的功能。當教師們將焦點放在技術層面上，只關心如何去做，無法釐清教育改革的真正的含意時，即使統整課程實施了，教師也只是願意暫時花額外的努力，來克服社會系統外在的影響，但這只能是暫時的，維持一個短時間（Reid，1999），教師自然無法達到增能的效果。

目前世界各國瀰漫著「新右派」的想法，新右派強調：將市場機制帶進學校教育中，經由消費者選擇和生產者競爭的過程，學校將更有品質，學生學得更好，阻礙學校的官僚因素將會被排除（Whitty, Power, Halpin, 1998）因為這樣的想法，目前台灣的中小學校都必須在開學前一個月向地方政府教育局呈報學校課程發展計畫，而教育局也會從這些資料中進行到校評鑑並宣布績優學校。我們從案例的第三階段情況看來，在教育現場的老師或因為缺少對九年一貫改革整體圖像的瞭解，或因為自身無法認同課程的元素。但為滿足上級的規定要求，總得在上級到校視導評鑑前完成所有的計畫與報表，但是否可行，老師們也早就不這麼關心了。而這樣的情況下所致做完成的課程設計品質如何，就可想而知。就算品質佳，教師們也無意願執行，課程設計變成一種教師的必要工作，但與孩子的學習卻毫無關係。

肆、課程設計的明天在哪裡？

課程與教學經常被放在一起連用，而成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但是在有意或無意中，「課程與教學」似乎又被劃分為「課程」和「教學」，這樣的分立作法是否適當，值得探討（單文經，1999）。就如目前多數的相關研究討論多還是著眼於如何統整課程內容的問題，忽略了擅用教學策略有助於課程統整的事實。除了教學策略的配合外，另外課程評量與評鑑如何發揮監督課程的機制，亦是老師們在進行課程設計時應該優先考慮的因素。試想沒有好的評量工具，又如何證明孩子學習是因為教師的優良課程設計而產生好的改變，而不是因為孩子生理已經發展至另一個成熟階段所致呢？

在這樣混淆不穩定的後現代，教師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統整課程設計呢？由批判教育學的觀點看來，教師的工作即是要使教學更政治化（瞭解並批判各種情況的差異性），也使政治更教育化，這樣的教學政治化方式使學校教育成為政治的場域，要發展學生批判、反省的能力。Beane (1997) 認為統整課程的進步主義意涵是要學生多關心社會問題，培養學生關心社會，與社會一起呼吸，共同脈動的胸懷與能力。就這兩者的觀點可得知，好的課程設計即是使孩子與老師都擁有強而有力的批判力。因此如果教師們在進行課程設計前，都不能先認真思考與瞭解學生文化、階級、歷史、種族與性別的關係，自身都缺乏反省批判的能力，只是一味跟從主管機關，或者只考慮到自身研究利益。這樣所寫下的研究設計不但無法讓孩子擁有反省批判力外，更將成為篩選孩子的濾網，成為不公平的柵門。此時，課程設計將成為另一個教育災難的開始。

參考文獻

王紅宇譯（民 88）。後現代課程觀。台北：桂冠。

單文經（民 88）。課程與教學領域的分與合：美國經驗。發表於師大聯合年會。

歐用生（民 91）。披著羊皮的狼？九年一貫課程實施的深度思考。載於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編（民 91）：新世紀教育工程—九年一貫課程再造。台北：揚智出版社。

歐用生（民88）。從課程統整的概念評析九年一貫課程。《教育研究資訊》，7(1)，pp.22-32。

張文軍（民87）。《後現代教育》。台北：楊智。

張佳琳（民89）。從能力指標之見構與評量檢視九年一貫課程基本能力之內涵。《國民教育》，40(4)，54-61。

Beane, J. A. (1997). *Curriculum Integration: Designing the Core of Democratic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inar, W. F. et al (1995). *Understanding curriculu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iscourses*. NY: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Reid, W. A. (1999). *Curriculum as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e*. London: LEA School,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 Open University Press.

書籍是少年的食物，它使老人快樂，
也是繁榮的裝飾和危難的避難所，慰人心
靈。在家庭成為快樂的種子，在外也不致成
為障礙物，但在旅行之際，卻是夜間的伴
侶。

—〔羅馬〕西塞羅